

◎ 向红笳 / 著

藏 緣 人 生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My Destiny
with Tibet*



藏緣人生

◎ 向红笳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缘人生/向红笳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81108—840—3

I. ①藏… II. ①向…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0557 号

藏 缘 人 生

作 者 向红笳

责任编辑 宁 玉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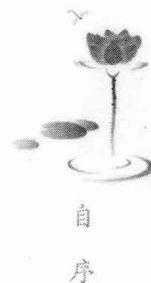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840—3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在众多朋友的鼓励和关注下，本人随意随心撰写的拙作《藏缘人生》即将付梓。

《藏缘人生》主要讲述了我——一个普通的外语教师与西藏和藏学结缘的过程及这一过程对我人生轨迹的改变。我长期从事藏学翻译，曾接触了众多有关西藏的历史资料和文献，结识了一些高僧大德及国内外佛学、藏学学者并亲赴西藏及其他藏区实地考察，这些丰富的经历使我终生受益匪浅。无疑，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在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我并非信奉藏传佛教的佛教徒，但我书房的一面墙上挂有经过西藏扎什伦布寺高僧加持过的极富藏式风格的牛头装饰（牛角上挂着白色哈达），还有两幅带有浓郁热贡艺术特征的唐卡（一幅上的主供佛像是集诸佛智慧的文殊菩萨，另一幅上是慈悲女神白度母），而在另一面墙上则是白玛活佛赠与我的系有五彩飘带的吉祥箭。我的橱柜里摆放着青铜佛像、各具特色的嘛呢轮及来自各藏区的嘛呢石刻。其实，

我的思想也在不知不觉得中受到了熏陶和影响，特别是佛教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及超凡脱俗的人生理念。这些影响使我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随遇随缘和淡泊名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我能在名誉、地位等身外之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之时能更超然、更洒脱地直面人生，愉快地享受生活，能够努力达到“失之坦然，得之淡然，争之必然，顺其自然”的精神境界。

《藏缘人生》写作的时间很短，几乎是在翻译其他译著的间歇期间里一气呵成，但对往事的点滴回忆及回忆中的体味让我十分享受这一难得的写作过程。在写作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自己艰难的“抉择”，恒心的“持守”和无畏的“取舍”及选择后的“受惠”和自己的“感恩”之心及对人生的“感悟”。我试图尽可能地原汁原味地使旧景再现，但时过境迁，特别是一些人与事都出现或发生在 20 多年前，因此，难免会有些回忆失准之处，如有谬误，恳请读者见谅。

《藏缘人生》一书是我对一段段个人经历的描述，但我更希望，年轻的莘莘学子能从我的奋斗经历和取得的成功获得灵感，找到自己学术研究的契合点，成为符合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

2009 年国庆前夕

开篇语



随着我的最新译著《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雍和宫—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探究》及《西藏的睡梦瑜伽》的相继出版及我独立编纂的《汉英·英汉藏学词典》的即将面世，许多熟悉或不甚熟悉的朋友往往会展出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无知少女”（朋友对我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性各种身份的综合）是如何与藏学结缘的，英语教授与藏学专家是如何集于一身的。回答讲述多次后很多朋友认为我的经历离奇、曲折、复杂、有趣，因此不断鼓励我把各种难忘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其中的酸甜苦辣。囿于终日繁忙，在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压力下，我很难静下心来认真梳理一下二十多年来的艰辛历程并回顾自己从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到藏学翻译领域专家的心路历程。在完成了近 1000 页的《汉英·英汉藏学词典》艰巨的编纂任务后，我感觉该给自己做一个“减法”，享受一下休养生息的松散慵懒时光，因此，我利用这一段养精蓄锐的间歇，提笔一气呵成

完成了我从事藏学翻译工作近 20 多年来的回顾，充分享受了写作的愉悦与轻松。我认为，这次写作既是对往事的回顾，更是对自我的一个剖析和审视的过程。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我将按照“抉择”、“持守”、“取舍”、“受惠”、“感恩”和“感悟”六大顺序娓娓道来。

藏
缘

人
生





目
录

目 录

自序.....	(1)
开篇语.....	(1)
第一章 挑择.....	(1)
与藏学结缘.....	(1)
避暑山庄的启蒙之旅.....	(6)
明智的选择.....	(8)
如烟往事	(12)
初试牛刀	(17)
艰难的藏文学习	(18)
暗流汹涌	(22)
第二章 持守	(26)
初访拉萨	(26)
神秘莫测的哲蚌寺	(31)
甘丹寺晒佛节	(34)
后藏之行	(37)
重返西藏的艰难旅程	(42)
历史积淀的藏王墓	(45)
心目中的圣地钦浦	(46)



意料之外的磨难	(53)
第三章 取舍	(56)
放弃“绿卡”	(57)
今生无悔的取舍	(65)
达观的选择	(67)
第四章 受惠	(69)
北欧丹麦掠影	(71)
北京怀柔的盛大聚会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77)
访问“千湖之国”芬兰	(85)
重访美国	(89)
畅游雾都伦敦	(97)
走马观花新西兰	(105)
玛雅文明发源地墨西哥	(112)
再访英国	(123)
高山王国尼泊尔之旅	(138)
第五章 感恩	(153)
与众不同的调研报告	(156)
国内第一部涉藏英语教材的问世	(157)
与四川德格印经院结缘	(158)
编纂《汉英·英汉藏学词典》	(159)
为他人铺平新的人生之路	(163)
第六章 感悟	(168)
找到人生目标	(168)



目
录

做学问先要做人.....	(169)
不放弃是最大的天赋.....	(170)
善藏锋者成大器.....	(171)
爱惜名誉.....	(171)
自觉地培养五种力量.....	(172)
耐得寂寞.....	(173)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173)
怀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173)
向上、向善.....	(175)
永远不要刻意地去取悦于他人.....	(176)
选择忘记，学会保护自己.....	(176)
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思想准备， 争取最好的结果.....	(177)
少操心、多休息、节约用电.....	(177)
 结束语.....	(179)



第一章 抉 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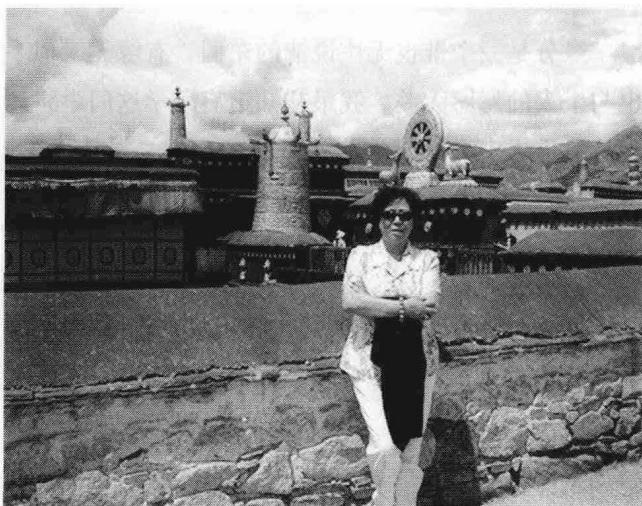
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成功在等待着，来庆祝你获得的结果。

与藏学结缘

缘分是一个谁也无法说清的东西，有缘无缘似乎也与个人的意愿无关。我最初知道有藏学这门学科还是从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后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开始。我是1968年毕业的大学生，我的母校是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由于有父母都是右派的家庭背景，在1964年“唯成分论”甚嚣尘上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所以，我始终认为，北京师范学院能因我的优异成绩录取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一决定使我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完成大学学业，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

道路。对此，我始终心存感激，每每路过母校我都会满怀深情地看它一眼，从心底祝福它能发展得更快、更好。由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只在大学度过了一年多时光。1968 年底，根据毛主席“山上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指示，我们匆匆离开学校，离开北京，怀着对前途的迷茫之情，奔赴山西接受再教育。

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西洪洞的 4658 部队进行劳动锻炼。这是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劳动锻炼。因为，这种到部队锻炼的改造形式始于我们这一届大学毕业生，也止于我们。在近 1 年 7 个月的部队锻炼中，我们经常吃的是小米饭和白萝卜咸菜（后来，经过自力更生我们的伙食有所改善）。我们曾在初冬寒冷的三月下到布满冰碴的汾河水中为河边盐碱



在大昭寺金顶前（2008 年）





地压碱，也曾在冲锋号号声的激励下开展过紧张激烈的挠秧比赛。比赛过后，我们经常会累得就地躺在坚硬的田埂上休息。在板结的盐碱地上插秧十分艰苦，常常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前面一个人要用柳枝在坚硬的地面上钻洞，后一个人要乘地面没有缩回原样时尽快地把秧苗插进去。就这样，很多人的手都因插秧插得肿得很高。在秋收时，我们要用手推车把稻草运到十几里外的火车站，一天要连跑带颠地往返两次，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除了劳动外，我们还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夜间紧急拉练。每次拉练都要负重行军，在瓢泼大雨中长途行军更增加了难度，需要很大的毅力才能跟上队伍。尽管部队锻炼的时间只有1年7个月，但它锻炼了一批文弱书生的体魄，更磨炼了意志品质，成为我们日后应付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我们连队是由20多所学校30多个专业的100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在共同的生活和劳动中，也在同样的焦虑和期盼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独特的情意一直延续至今，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劳动锻炼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顺义第一中学担任数学和语文老师。为了解决家庭团聚的问题，我又主动调到怀柔，进入了一所军工厂（北京市渤海机械厂），从事与本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理实验工作。这一路走下来占去了我近10年的光阴，也可以说是外语荒废的10年。尽管有一段时期我学的专业没有用武之地，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坚持在工作之余，在

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自学。“机会总是给有所准备的人”是一句十分俗套的话，但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获得成功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无数人的成功也印证了它。1978年，中央下达了“归口闹革命”的指示，由于我所在的北京市渤海机械厂是个市属工厂，因此我的户口早已从顺义转到了北京。从郊区把户口转到北京市为我能够在北京顺利地找到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我的父亲是湖南湘西土家族人，尽管我不到一岁就随同父母来到北京，但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把中央民族学院作为我工作单位的首选。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正面临着1977年和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学生大潮，而教师数量远远比不上蜂拥而至的学生数量。我的应聘过程极为简单，只进行了口试就结束了。我认为这是两个原因所致，一是教师，特别是外语教师的奇缺；二是我的师范和英语的科班出身的有利条件。

我入校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承担中央民族学院第一届研究生班的英语教学工作。该英语班中除有4名古藏文研究生外，其余是其他学科的研究生。班上学生人数不多，但个个才华横溢，学术研究水平也在一般人之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已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中流砥柱，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享受国家津贴的国家级研究员陈庆英教授、影视人类学界颇有名气的庄孔韶教授、民族学界的祁庆富教授和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格桑益西教授等。由于该英语班中有4个人是藏学专业的，因此，我选用了赵朴初先生撰写的《中国

佛教》一书作为特殊的英语精读教材。这部中英文对照的读物大大地丰富了我贫乏的佛教知识。这段授课经历不但顺畅地帮我解决了语言难点，更使我对佛学文献翻译的独特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令我受益匪浅。可以说，这段教学实践是我与佛学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弥补了我贫乏和欠缺的佛学知识。

我走上翻译之路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在从事教学工作之初，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上。为了打好教学工作的基础，我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前3年并没有从事有关学科的系统翻译工作，只是小试牛刀而已。由于目的性过强，我常常根据其他人选稿的思路对译文进行遴选。由于是新人行者，因此四处碰壁，收效甚微。例如，我曾尝试翻译过美国《读者文摘》上我认为比较精彩、可读性较强的文章，但寄出后常常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即便有了回音，也常常会看到退稿上几行冷冰冰的回复“此稿已有备用”。几经认真的思考后，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圈子与游戏规则，翻译界中亦是如此。倘若无法进入圈内，你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获得质量上乘、内容丰富、刊载率高的原文资料。如此下来，译稿变成铅字岂不就成了一种奢望？我思索着要调整自己的翻译思路，而不是“固执己见”、“坚持到底”。20多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这段碰壁经历时，我深切地感到坚持而不固执己见有多么重要。有时，在人生选择上是需要放弃的，放弃是一种选择，不是逃避，也不意味着失败，因为不是所有的坚持都能获

得成功，也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有结果。倘若当时只是一厢情愿地为了翻译而翻译，为了出版而出版不加选择地翻译内容比较繁杂的文章，而没有培养专业性的翻译能力，那么我可能会走更多的弯路，无谓地耗费大量的时间，无法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也不可能使我在藏学翻译上取得现有的成就。

避暑山庄的启蒙之旅

正在我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冥思苦想之际，一个重要的机遇不期而至。这一机会使我真切地感到，人生的确充满着偶然，也会有许多重新开始的机会，不要轻易放弃上帝赐予你的任何机会，也许一次偶然就可以改写你的人生。

1982年，我所教的研究生班需要进行实习和考察。实习考察是研究生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部的安排下，藏学专业的学生、他们的导师及任课教师一同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进行考察。这个机会为我打开了通往藏学之路的大门。

承德避暑山庄位于承德市北近郊，是清代帝王避暑和从事朝政的离宫。避暑山庄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兴建，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才宣告竣工，历时87年。园林面积约564万平方米，为北京颐和园的两倍，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是中国现存的最大皇家园林。



而在我们当年去那里考察之时，承德避暑山庄远没有现在这般远近闻名。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避暑山庄已是满目疮痍，令人惨不忍睹。斑驳的厅堂楼阁，稀疏的园林和几近干涸的荷塘散布在山庄的各个角落。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金碧辉煌的佛像造像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或蜷缩在布满灰尘的库房里，或残肢断臂地孤零零地伫立在殿堂的一隅。我们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神佛菩萨像各归其位，使之继续站立在各个殿堂，护国佑民。

我们一行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东嘎·洛桑赤列活佛。我是在此次承德避暑山庄之行第一次见到东嘎·洛桑赤列活佛的。坦率地说，当时对活佛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不甚了解，只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德高望重之人。他那黑中透红的脸庞布满了层层皱纹，脸上始终带着谦和、亲切的微笑。他的声音低沉但具有磁性的穿透力。由于语言障碍，我们的交流仅限于只言片语和点头微笑。而后来，我得知，他自幼苦读，曾在寺院学研经论并于1947年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相当于佛学博士学位）。他于1960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著述等身，是国家级著名的藏学家和知识渊博的藏族教育家。

在避暑山庄工作人员毕恭毕敬的簇拥下，我随着东嘎·洛桑赤列活佛一行人走遍了各个殿堂。寺庙的萧条和破败随处可见。寥寥无几、破烂不堪的佛像使整个避暑山庄平添了几分沧桑感。凌乱不堪的佛像挤压地堆放在地上，真让人无从下手。只见东嘎·洛桑